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74 OCT 1951

05

5470 / 1140

白草堂存稿卷之十三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書

與喬念堂先生書

八月中以一字奉候起居不審已達記室否解手背面條
踰三時中心菟結無日忘之昌黎所謂以吾心之思足下
知足下亦懸懸於吾者真善道人意中語也懋竑今春一
病累月幸獲痊可而根本摧折無從填補遂更成怔忡眩
運之症每觀書不及一時許輒眩轉反復不能自定起行
室中良久乃已迨復據案展視而前所得者都已忘之矣
嘗觀古之君子用力於學者必有一段真精神真骨力其
堅苦刻厲有非人之所能堪而後可以自持於千百年之



遠今委靡頹敗如此恐遂汨沒不復振拔而終無以與於賢人君子之列以是為恨恨爾他不足道也數月來閒取梁溪顧高諸先生語錄文集讀之略有以窺見其門庭徑路之所在始知古人去人正復不遠人自苦墮落耳自省十年以來直在利欲膠漆盆中顛倒過日而襲取謹厚和柔之名以自文思之可恥可愧使得生數十年之前及諸先生之門激厲磨淬當必不至敗壞若此竊憫然自傷其不幸而遺風猶存微言未絕則又不甘遂以凡民自棄而不思所以振拔之方也旅寓無他事常自檢點此心放逸決驟都自把捉不住昔人所云如馭奔馬如轉磐石有未足以形容其難者彌天罪業只自此中造之朱子曰克己別與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夏言哉其直截痛快如此竊嘗諷道之有志焉而未逮也館事向已辭絕邇來忽變其說再四強留知己之誼不無感激然將母情切不可復挽遂決意北還靈臯以書來云此君子素位而行之義非所敢當特以麋鹿之性與山林相宜朝市閒決無安身處強顏對人終非本色只得退避耳明歲之計竟無著落世事浮沉一切聽之此中已無豪髮繫念但日夕歸來又未知如何措置先生別有可以為地者略為留意其中曲折家兄自能道之不多及也近來起居眠食想益清勝長安紅塵堆裏拖泥帶水一場而不折本乃為得力私衷縷縷竊以此為先生祝耳生平知己惟有一人每一書來輒盡紙又不存稿前後所云必多復重歸來盡出之可一笑也草草語無倫次并亮不一

與蔣淑瞻書

適承年兄之命同往仲儒所歸而思之卒以為不可生平
硜硜自守以致窮困今已垂老而以千金易人之敝帚雖
得亦安所用之朱子有云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
可謂兩得之矣弟雖未能承命而諸先生相愛之意則不
敢以忘也謹此辭謝并為致意諸俟面晤不一

癸巳歲在京師晤淑瞻於艾堂所淑瞻言惠仲老甚相
關切當同往見之余已許諾歸而思之以為不可因以
此字辭之卒不往見不數日方覲文又來寓所面與余
言余笑曰君與余交久矣君為考官豈不識余文者尚
何用此為是科仲儒覲文皆為同考官仲儒於闈中問
見文知余卷否覲文以前語對仲儒曰世乃有馱於余

猶以一國其貞邪消長治亂倚伏之機以古準今正復相
類故愛人必先節用而安民要在知人從上相傳更無他
訣迂濶之論自知必為世閒豪傑所笑然循此塗徑差易
自守老父母諳練精明熟悉治體望為剖判得失有以見
誨也念堂先生想時相晤北行不知有定期否治弟南歸
徘徊未決伏謁崇階尚遲時日謹脩蕪牘肅候起居伏惟
為時自重臨穎不勝翹企之至

與喬敏伯書

僕自舊歲怔忡病後右目忽有黑花醫治不愈近左目亦
漸昏數尺外即不見物疑為內障重以足痛筋脉牽掣行
步頗難自度當終以郡文學老不復有當世志矣去冬補
安慶教授地雖少遠然一水相通可奉老母以往從此衣

食之計可少自給意甚欣然但盤費維艱目下不免拮据
期以四月到任閉門息影讀書緝文以了平生未竟之志
於願足矣頃忽聞二小兒言敏伯家報中傳元兄於制臺
前有相薦之語此元兄篤於故舊過相推獎而以僕自計
則有萬萬不可者僕之生平踈魯鈍拙事事俱在人後於
時務豪無所通曉此元兄所素悉不審何地可以置之若
以為粗有學問則自二十年來困於衣食奔走不暇舊學
銷忘夙心掃地頽然與庸俗人無異閒應酬作小文字每
執筆輒眩掉累日不能成就近都已謝絕况又兼以目疾
足疾如前所云者此尚堪為當世用乎自顧其中一無所
有以作郡文學尚恐不稱萬一誤有論薦是使元兄欺制
臺而制臺欺 皇上此其大不可者也老母年八十矣朝

夕不敢暫離去冬散館本可再往其所以不往者再
三反復計之縱得縣令現缺亦必不能往而教獄不出本
省可以侍養故也平生窮苦少冀自安或有意外之事勢
必引疾或請終養而退是為絕其生養之路而嗷嗷數十
口皆有朝夕凍餓之憂矣此乃真語實語望敏伯切為言
之萬勿為制臺道及或已及則為言目前疾病之狀如徐
仲車先生之比僅可作郡文學以老薦牘中斷不可列鄙
人姓名是為知己之大賜世世感佩於不忘矣前戊戌冬
引見時語言參錯賴 皇上寬仁不加譴責今自忤忤後
耳又微重聽應對愈艱以元兄相愛之誼其必不肯為此
舉也欲致元兄書以傳聞未確故僅為敏伯言之望為致
此苦衷默已其事幸甚幸甚轉移之機全在敏伯平生師

弟子相信之深無如敏伯者當不惜為我喋喋矣至禱至
禱不一

與孟義山書

太尊清風亮節迥出一時而深仁厚德涵煦十載六皖人
士皆在覆育陶鑄之中矣今者恭膺 特簡 詔旨褒嘉
逾絕倫等即日擁旄節任屏翰重臨舊部再蒙膏澤直指
顧間事耳屬在幘幪莫不慶幸况如弟輩受知最深受恩
最重其為欣忭有不倍萬常情者乎昨者大議學中弟以
前一日登舟往池陽遂不及與會為風雨所阻舟不克行
暫歸省老母遇丁寅翁略言建立講堂一事而諸薦紳先
生及諸年兄皆已在門倉卒出迎未及詳究比歸思之此
事尚宜少緩俟太尊之歸更加裁酌乃可蓋學宮者 朝

廷之學宮聖人之學宮而弟輩則為 朝廷聖人守此學
宮者也今將立講堂於學宮似當面請太尊裁定可否方
敢舉事若無所稟承輒爾創立異日有議此者弟輩將無
所辭其責而萬一太尊問以不經請明擅興工作之故弟
輩又何辭以對年兄高明之見其必有以處此矣弟之迂
愚一切無所知曉凡小大之事必請於太尊而後行不敢
避煩黷之罪此太尊所素諒也又昨指定地基在四忠祠
之側與名宦鄉賢相次其規模制度不得獨異則太狹小
有所不稱若尊崇其規模恢廓其制度則於四忠諸祠不
免凌逼之嫌而迫近 聖廟又似有上擬之失不知諸公
以為何如也故弟謂當在書院之東既與學宮隔遠而其
規模制度又可別為更定無所嫌疑雖率爾之言頗似有

理惟斟酌之此事轉移惟在年兄而可以從容進言於太尊者亦惟在年兄前辱蒙枉顧不及相晤後屢奉請皆為太尊之事非有他說太尊以絕世清操恩在闔郡而為屬邑所累今日羣情鼓舞互相勸輸嬰孺無知亦爭踴躍故弟謂直當明白言之不當專以講堂為詞也弟向在京師晤懷寧桐城諸老先生莫不盛稱太尊清操惠政今日無兩常所企慕今幸為屬吏而又在子姪之末受知最深受恩最重退自循省無以仰答輒緣效忠之義不敢默默亦卑官末職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年兄受知受恩又有過於弟者是以敢私布之不識尊意以為何如弟在此如燕之巢於幕心搖搖無所終薄何敢及他事顧以職守亦不敢不自竭耳如有不合願賜還答即廢此字無與他人見也草草不悉

與胡元方書

世路艱險風波反復彼此共之雖劇易不同而大槩相似今聞世兄先生將南歸重得握手相見真如隔世人矣追數生平尚喜無所點汙以此為慰他不足道也前聞在閒中刻意經學為之敬仰此夏侯太傅黃丞相之已事也竊謂經學至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後來諸儒流於訓詁反致混淆而近之學者競出其書以為自古未有心甚疑之及於時文中畧窺其所論著其底裏可見不獨疑之而已世兄憂患之餘世習都盡其所見必有超越常人者弟以老病耳目昏聩他日相見想不能復與世兄上下其議論也家居十年書問俱絕常從敏伯請問

起居而困窮日甚并不能以束脩之饋少展寸懷其為愧
負如何可言古之君子起謫籍放廢之中而大有為於世
者往往而有世兄高才博學又重以磨鍊蓋老其材以為
天下用然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得之不得曰有命想世兄
久已洞然於此也敏伯行時不及作字茲令二小兒敬謁
台堦肅附寸言一切統惟鑒照何時旌旆來過邑中日夕
馳仰臨紙依切不宣

與汪師銘書

自癸丑後不通書者又幾三載矣近聞進秩館卿兼領記
注之職為之欣慰當此 聖明之世士君子有為之時年
兄雖未當大任而進德脩業以為輔世長民之根柢者正
在今日若僅孜孜矻矻以文人自居則非僕之所望也近

來文章家頗以宋人為不足學然如歐陽公蘇文忠公其
立朝具有本末議論風節為後世師表此豈可以文字語
言與之爭勝耶朱子於歐陽公固極推尊而蘇公則言其
學問之誤然在南康則云坡公記藏書文字有耿光晚年
又云偶得坡公墨刻手簡適與意會固未嘗不極稱之也
僕與年兄僅一再晤未得從容論議未知以為如何家居
十載交遊故舊不復相通近者嚴給事出使乃一枉顧張
督學為答前書可謂空谷之足音矣劉蒼巖兩年絕未相
聞今擬遣使往皖意亦難之友朋有通財之義此古人所
許然近例必卑屈乞憐而後可得生平蠢拙其不合往往
以此昌黎云知其無益而且鳴號之心以為非每下筆輒
怦怦然又終不免作崛強語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劉師

弟固非此例以語年兄當共為一笑耳甲辰同考竭盡心力自謂可以無媿與昆明兄最為相好瀕行以同房卷相託書坊中以十金來者亦却之行後忽多異論昆明兄樸直於世事不甚通曉乃專刻其半遂為未了之事至今耿耿在闈中擬墨三篇同門皆未之見今以附來同門有在京者可共觀之昆明兄亦有兩作想已附刻又近作九首寄示靈臯兄恐事多冗不及觀年兄為一評定之也二小兒幸與薦名又遭災患拮据轉甚是以來後諸老先生皆令通書進謁不知能不忘故舊與否此非有所干請特以致區區陳謝之意而已諸事匆冗并無土儀之寄慚愧不宣

與孫邃人書

前者曾奉一書敬候起居今踰兩載又復闕然頃聞進秩此部位望益隆即欲致賀而以匆冗未暇長兄與弟同歲而精神壯健宣力國家弟則疾病益侵昏聩轉甚屏伏田野養雞種秫以了餘年相去懸絕矣嘗念朱子有云每至東湖慨想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雖出處不同諒亦各行其志則古之人殊不以此置異同也兩外孫英穎特出將來大有可望讀書為學嘗懇懇為別白言之前輩歸熙甫作名二子說言幼安之隱叔子之仕皆難以擬其後至於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每為舉似斯語至於今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則非弟之所敢知也二令郎想可即歸尚遲相見五令郎奮飛在即傾耳好音二小兒幸與薦名附五令郎之後而忽遭家患拮据轉

甚是以其來最後茲令敬謁台堦恭候近安并附寸言諸
惟垂照臨紙依切

與鄭璣尺書

京邸握別條已十載瀕行時荷年老先生高誼顧視慙慙
至今勒銘心版歸里以後杜門自守不敢通京洛書雖以
至好如年老先生亦未嘗以一字之問上候起居濶踈之
罪想蒙諒察也年老先生以宏通之學博雅之材蔚為儒
宗聲望焯著今膺特簡授校文之任所以長育人才振
興風教其重有賴焉安省文采少不及吳會而重厚淳固
無輕靡浮蕩之習大致與中州相近淬磨底厲必有非常
偉人出焉可以效國家之用非吳會所及也侍曩嘗分
校皖郡未及一載而去職事多所未盡至今為恨教官之

除舊為庸濫近日始重其任竊意當嚴其選朱子云有服
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全無行檢以今觀之往往而然苟不
有以分別而澄汰之而欲人才之奮起風教之振興不可
得也至於薦舉一途徒長營競之風開詐偽之路昔人所
云驅迫廉撓獎成翬競者無益於風教而適足以敗壞人
才尤宜審慎於此迂愚之見未知有當與否伏惟裁酌臬
使為敝門生到皖一載尚未通問今遣使以來家居困乏
於此不無厚望師弟之誼望年老先生為切言之庶幾其
有濟也二小兒幸與薦名而旬日間即遭家難內外拮据
經營備至是以其至京也最後今已就試禮部未知若何
得失有命唯囑以靜默自守不墮家風而已肅附寸緘恭
候近履薄儀貳種聊申鄙意天氣和煦唯道體順時自重

白曰章堂存和 卷十三
竚膺寵擢以副具瞻之望臨紙不勝馳溯

與劉蒼巖書

前者年兄道過敝邑并承嘉惠而僕年老杜門兩小兒遠館他邑遂不獲遣問起居殊深歎仄自年兄榮任安臬道途逾遠一介之使無由自致時切懸念而已臬使為一路刑名總滙之司而申理冤濫訪察姦宄俱有專責或過為苛刻或流於寬縱均失其宜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所為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一語足盡之矣在今日則一躬覽不以文簿繁猥而盡付之掾吏之手此為最要也年兄聲望益隆功業益著即日崇擢藩屏晉膺節鉞拭目

俟之矣賀賀皖郡為舊遊之地舟楫可通甚欲一來而道里之遙終成阻隔二小兒舊歲幸與薦名而旬日間即有二小媳之變內外拮据大費經營是以其至京也最後今已就試禮部而家中冗務叢雜不可爬梳不得已遣小价以來涸轍之鮒非西江之水不濟於年兄重有望焉辱在師弟之誼必不以泛爾視之也學使鄭年先生同譜相好亦有一字致之晤時幸為道及中朝諸公曩日遊從最密十年來不敢通問昨二小兒往始各致書陳謝亦附有論說欲以為聖天子新政之助草野妄愚未知有當否也東流陸年兄前有字至極承年兄同門之誼甚為激感聞其三月間領咨北上未知能如願否也諸惟垂照家居困乏附致薄儀二種聊將鄙意天漸和煦惟日新善政以

迎嘉祉餘俟續報不一

答朱宗洛書

前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規模大槩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為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聯比甚費苦心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著舊譜異同僅指摘其舛誤閒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己說混而不分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則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

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為證更大煞分明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引翕而後闢專而後遂亦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君子小人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攪

拏非所以為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
 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
 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為本見南軒書必曰主
 靜見廣仲書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閏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
 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為說者而非學
 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
 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為信然耳來示所云與舊說略有
 不同而未免以敬靜兼說至所論朱子為學次第以愚見
 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即用力為己之
 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即其出入老釋亦從心
 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
 著裏體認至於考釋經書講磨義理則自其時用心為己

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
 獨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
 以延平歿而往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為已發
 而未發為性體自以為無疑矣人自有生二書向以為在
戊子今考之何叔京羅參

議兩書則在乙酉丙戌
開蓋未至潭州前也
 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為不然見南軒書
廖子晦錄

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朱子酬南軒詩可考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

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答程允夫何叔京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已

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

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

之妙與林擇之書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

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自是指歸一定

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答江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如以未發為性體及先察識後涵養之類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末端的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則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工夫也又云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為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見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己丑悟未發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為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

不可混而為一明矣來示又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銖積寸累者皆豁然貫通此亦似說成兩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曾方能與此子貢以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嘗聞之程子曰性

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所謂萬理咸備者即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山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為禪學乎即云此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亦朱子所云別有一物光明燦爛動盪流轉必要提取此物藏在胸中而後別分一心出以應事接物也豪釐間其不陷而入於虛無寂滅者幾希矣凡此皆與鄙見有未盡合處輒爾妄言之亦未知其是否也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錄反復推尋非儔輩之所能及今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

自可置而不論顧念創始之難而思有以賡續成之常欲

以文集語錄一一考其前後

其的可知為某年者系以某年其不甚可考者則系之云

後某年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

人之考証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

關係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

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時知行並進幾類於生知安行無

積累之漸者及己丑庚寅後指歸一定終身不易又與孔

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

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又云上

面隔得一膜此皆謙已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為

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

終身事中間一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

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為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遽妄論及此正犯朱子所訶必欲蘄向得此而後施功也愚見若此未知如何幸有以訂正之病後心思枯竭語多冗長前後亦有不相應處亦不能復改正也同學王懋竑頓首

作字已覆閱之語多冗長而喫緊處尚未分明大抵此要分別敬靜兩字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即中庸之戒慎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盡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內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於居敬者此

敬所以貫動靜而可以言主敬也至於靜則无思无為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為動而不名為靜故靜與動對而別無不與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无思此靜也而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却之乎若以靜為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定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僵視曰盲聽曰聾言曰啞思曰塞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為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慎恐懼與慎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

一此即敬貫動靜之旨既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即起不可

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

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其

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并不得也

致和各有一夫不是致中便了却也章句分明又曰非聖

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正相發明聖

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為行達

道時出之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

所用來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尚未敢

云從心所欲即七十從心所欲尚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

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

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本又行達道溥博淵泉又時出之

則仍是兩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翁而後闢專而後遂此

不貞則無以為元之義以此為主靜之証不又曰元為四

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為主動乎亦可以

啞然而一笑矣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靜為本必曰主

靜而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間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

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

答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憫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

而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為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

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之所以惑

世誣民者在顛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為未成

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似較

為明悉唯一屏諸說詳考而較正之則合并為一亦必有

日矣

與喬星渚朱宗洛論學問之道一節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錄有兩說銖錄云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大雅伯羽壯祖錄同賀孫錄云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當錄同按銖錄在丙辰以後賀孫錄在辛亥以後當錄在戊申大雅戊戌以後伯羽庚戌疑當以銖錄為定賀孫錄有兩條唯當錄與之合而賀孫錄又有云明道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塊然只守此心便了則又與銖錄合故知前兩條非定論也

可學錄問語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亦與賀錄兩條同按銖錄所云則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無以收其放心涵養德性而為大學

之基本之旨而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亦此意也賀孫錄所云則程子動亦定靜亦定未始一日而離乎敬而論語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中庸之戒謹恐懼皆此意也然以孟子本文考之則求放心乃對放而不知求者言自是初下手時工夫至後來成就只說得存其心却說不得求字朱子於知其放而求之則不放矣此語再三言之若但云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則求放心更無著力處矣陸象山求放心之說自與孟子不同蓋有豪釐千里之辨以程子語推之昭然可見若因象山語而別為之說是因噎而廢食也雙峰不解此意故有求放心不遇求吾所失之仁之說朱子答李叔文書已明斥之而大雅錄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時舉錄不是

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蓋存得此心便是仁則知不用更添求仁一層集註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語自分明近來據雙峰語而必以賀孫錄為定論是皆懲象山之失而未深求孟子之意集註之旨也 集註此節註極為分明所引程子語極要切只當以此為斷而後來紛紛之說不辨而自明矣朱子甲寅奏劄引此節為致精之本在居敬持志之証亦分明可據也

或問盡心知性者物格知至之事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其語與集註合而語類賀孫錄淳錄砥錄又賀孫錄謨錄道夫錄凡六條皆以盡心為意誠之事砥錄云某前以盡心為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誠說淳錄大意至亦須兼意誠說反似集註為未定之論讀之不能無疑後讀文

集答朱飛卿書云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為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事而陳安卿所問亦有今既定作知至說之語乃知或問以為知至者初說也語錄以為意誠者中間所改之說也其後卒定從初說故集註與或問同語類亦多有作知至說者賀孫自有兩條從知至說甚詳而皆不分明言所以改從初說之故非文集所載明白幾反以此數條為未定之論而無以斷斯疑也因悟求放心章其云學問以求放心為本蓋是初說或問謂下學上達固不以就於此而已其語自分明其云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則中間所改而其後又卒定初說與盡心章同但未有文集可據而雙峰饒氏又引勉齋說以亂之世以勉齋為朱子嫡傳競信其說而於集註之旨反有所違戾而不復

白曰草堂存和 卷一三
顧朱子答李叔文書亦自言不當添出求仁而後來者亦皆莫之考也余因讀盡心章益自信前言之不妄敢附著於此以俟後之君子考而定焉

答朱宗洛書

承來示再三思之所謂原非有二特語意先後緩急之不同耳從其前而言之學問以求放心為本非謂求放心遂不學問從其後而言之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亦非謂只在學問遂不求放心也求放心只是操則存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故知求放心即敬也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是兩脚用功非有先後不是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大學或問曰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正心誠意以脩其身

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而其小者不能奪此心既立即敬也即求放心也此所謂學問以求放心為本雖非有先後之分而言之亦有序矣嘗自驗之營營擾擾之心必不可學問下手工夫必自求放心始而講習討論省察克治即在其中故求放心亦是通貫始終但其後可云維持栽培求字較覺費力耳若必云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則失却當下工夫而後之人恐有以吾自能求放心可不須學問者此不可不慮也來示云集註正謂學問只是要求放心能如是以下乃是言其效驗蓋如是則學問日就高明不然則學問亦終昏塞不知如是二字以學問言耶以求放心言耶以學問言則不詞以求放心言則與愚說無以異矣且只是要求放心與皆所以求放心語意自不同也前

此所謂只辨董錄葉錄之異同而不及其他至學問非求
放心便了則語錄再三言之固非謂只把捉此心已也明
道先生之云似與此不同蓋必先識仁體實有諸己而後
以義理栽培不愈緩乎或問謂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一條
謂其說太高殆自言其入德之由而非學者所及竊謂此
條亦同而橫渠又別為讀書言之然維持栽培皆是存心
之法與求放心無二道也程子以博聞多識為玩物喪志
朱子與呂子約書亦謂豈有埋沒於故紙堆中失後忘前
而可以為學問者則講習討論亦尚有放其心者故此專
指定說不得若後世有但求放心不知學問者告子亦近
之矣然孟子此語專為眾人放其心而不求者言不為此
輩言也朱子曰此用力甚不多只要常知提醒爾又曰不

待商量便合做起若放遲霎時則失之又曰操舍存亡只
在頃刻之間不可不常常著精采也又曰求放操存皆兼
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此數條最為緊切可以發明
集註之旨其云皆兼動靜而言亦可無疑於皆所以求放
心之說矣愚於此中未有得力處但據文義言之恐未親
切更望博學而深思之其離合之際必有以大發明者愚
亦因此當更加反復也草率不一

與朱宗洛書

細讀來示其所講論俱極精微以此發明道理則可而揆
之此章集註之旨則終不能合也葉錄學問之道皆所以
求放心語意原極順而集註乃另提學問之事固非一端
而其道在於求其放心以事字與道字對是必有意矣來

示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所包甚廣要其會歸總在於求其放心會歸二字集註所無有至總在於三字則又用集註與葉錄皆所以不合蓋看總在於與皆所以六字一樣而未嘗察其文義之大不同也來示又云能如是三字乃承上學問在求放心合一說今以集註能如是三字改作學問在求放心而接之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語意已為齟齬至不然二字愈難改換豈可云學問不在求其放心耶况下文云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則固有學問而不知求其放心者是不可以合一說矣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自作兩項說朱子於中庸章句申言之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未嘗曰非致知無以存心而存心者必在於致知也其指亦

曉然矣求放心工夫乃對放而不知求者言是初學下手用功處若推其極則中庸之戒慎恐懼致中和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莫非求放心也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者但求字說不得耳求字與不求相對至放心既收正是維持栽培中庸章句云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自戒慎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與求放心自略不同也來示云求放心工夫極細極密正是推言之至云若非學問之功至講論體究涵養擴克亦何能得其本心而存之然則學問未至之時講論體究有所不極涵養擴克有所未盡此時本心何在將聽其放去耶總之求放心講得細密以合求仁之語却已蹉却初學入門下手工夫也程子心是所生仁是就事言或問以理字代事字此正是分別仁與

心不同處仁者心之德竟以心字訓仁則不可故集註曰
反而名之其意自明今改作切而指之則正是以心訓仁
而陷於楊氏毫釐之差不可不察也來示云人心二字非
但指虛靈之體乃從事上直究其根原來處如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本然此語最為精微然觀或問云心雖主乎
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語錄云才知覺
則義理便在才昏便不見了則似不作兩層看集註云能
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自是直截分明今必從
事上直究其根原來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本然此似
燾所記語呂蓋因玉山講義答陳似非孟子此章之指也
器之書而失之向嘗有疑於此心如穀種生之性乃仁也自是伊川語若明道所云識仁
體則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言今云反求諸身見得

自家本來生之之性懇惻不容已處亦非明道意明道所
云識得仁體實有諸己此何可易言初學者如何到此地
位謂通上下言之則亦未然呂東萊先生跋近思錄謂後
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往而已
以此推之則學者非不可以識仁亦未可以遽識仁也至
朱子謂人不知心之本然只管把定此心教在這裏此自
為釋氏空守此心而言而非此章之指矣昨偶閱或問孟
子博學詳說章言張子欲學者先求放心有所存主然後
博學詳說而反乎此其指示學者用力之序甚善但先守
至約則與孟子之意相違而不免於語病必若程子所謂
先求放心然後自能推尋向上去者則語意盡善而次序
不差矣此條解釋程子語尤為分明或可為愚言之一証

也又按朱子答李叔文書云求放心不須註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此條指示下手處最為親切而求仁等語又若預知雙峰諸說而為之道破者只以兩條推之亦可洞然而無疑矣總之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未嘗不是然別以之發明學問之指則可以論此章集註則斷斷有所不合蓋文義之至淺至近者無所庸其擬議也今且盡屏他說而一以通章集註本文反復玩味則董錄葉錄之合否較然可見若槩援引眾說以相証則聖賢之語隨處發明各有所當不可并合徒見其紛紜轆轤而不可以通矣頃又讀語錄云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是無頭面底若將

學字來解求仁則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沒理會了以此推之以求放心解求仁則可以求仁解求放心則打入無形體去無捉摸處矣雙峰所述勉齋語正用葉錄而改為求吾所失之仁恐又記錄之誤嘗謂大學絜矩之義朱子與何叔京書勉齋絜矩堂記如此說得分明而雙峰乃更創以心為矩之說直與朱子勉齋悖違其蔽至今則謂雙峰盡得勉齋之傳亦未然也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未嘗云知皆反而求之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此皆因用以明體由情以識性而非如呂錄所云有四箇柱子在心中的謂也玉山講義及答陳器之書論此至明而答廖子晦書尤為直截道破呂錄所記余國秀問答諸論似非盡本真

所謂從旁記錄非惟不曉答者之意而并未悉問者之情
舊嘗有疑於此其說甚長今姑及之俟他日當別語然又
恐其愈紛紛而不能以合也讀來示所云其論最為精微
非近今學者所能到而愚竊以文義求之有所未合是以
復申言之亦未知有當否也更惟詳察而明辨之

與喬星渚書

學問以求放心為本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兩條皆朱
子語也而兩者不能以合以集註推之疑以前說為是以
之言於宗洛而宗洛云從後說雖更以己意答之而猶不
能以決故復以請來示所云與宗洛同所謂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者也然夜來反復思之終不能以無疑不必他
引証只以集註明之集註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

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依後說則當云學問之道固非一
端然皆所以求其放心也如此方分明今則不然別提學
問之事而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似以求放心為之根本
在於二字與皆所以三字大不同也其云能如是則志氣
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能如是者能求放心也求放
心則心清而明可以剖析義理之精微由是以上達其曰
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不
然者不能求放心也不能求放心則其心昏昧放逸雖日
日講習討論亦終無益語意原自曉然若從後說則如是
當指學問而志氣清明義理昭著當指求放心不然則是
不能學問而其心昏昧放逸至雖曰從事於學兩句則斷
斷不可以通矣蓋即從事於學則已收其放心又安有昏

昧放逸與無所發明之患哉以此推之自當從前說朱子語錄發明前說頗詳非止一兩條也今以讀書言之必先打疊了閒思雜慮而後可以讀書此學問以求放心為本而即專一讀書則心有所在閒思雜慮更入不得此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而說原不相礙但以集注文義求之則須從前說耳至來示所舉博學篤志章註與李伯諫書則各是發明道理與此章不甚類博學章註發明仁在其中心意非正言為仁工夫若為仁工夫止在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夫子何以云克己復禮又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乎李伯諫為禪學此但求放心而不知學問者故朱子曉以涵養本原與酬酢事變講說辨論考究尋繹無非存心養性之事聖賢發明道理各有攸當當隨其本文觀之

不可併合所謂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當也至謂先求放心而後學問恐成兩截詳味朱子所言元無先後之分然自是兩件工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非兩截乎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非兩截乎朱子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也分明說破矣又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皆明明德之事而朱子或問又補出敬字一層工夫格物傳末引程子五條謂此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豈特說成兩截不幾贅乎涵養本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則謂求放心為學問之本無有不合者凡此所論皆因語錄而申之而以集註為斷但以兩說皆出朱子故猶不能無疑非敢自立一論也呂子約先生謂浩然之氣

當配夫道義無道義則氣為之餒豈不是至理而朱子再
三辨論以非本節之意由是推之則此當從前說而不從
後說明矣昨閱人無受爾汝之實一節註與語錄不同新
安以語錄為得似非是當別錄以請教也薦舉力辭之為
當真所謂連車載平斗量者此何人森然與槐柳並列昔
人已嘆之矣不見不聞未始非幸事也所言更望反復詳
之以培擊其疵謬幸甚

與朱宗洛書

前者偶爾觸忤不能自止耳之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
之怒不可無此語誠然但恐察理不精誤以血氣為理義
則所望於朋友之助也昨語誤認尊意承示恍然然郢書
燕說其所做醒亦不少矣偶爾題作木居士遂有無窮求

福人一巡司耳而舉國趨之若鶩莫敢正言其非士風瀾
倒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而區區之負愧為尤甚也
病中閱語類論學數卷多有可疑即葉味道錄以朱子語
格之亦閒有不然李果齋謂學者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
觀理之煩疑或指此略為籤出數條不知有當不暇日當
共講之程子遺書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况朱
子語類十倍於程子又不經門人高弟子手勉齋於池錄
金去偽猶多擬議後來者但以增多為美而不復問其何
人安可盡信耶竊謂學朱子之學者宜詳加區別即未必
盡當亦可以俟後人之訂正歐陽公云六經非一世之書
固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朱子之書殆與六經同則疏通
證明豈無望於後起之賢乎薛文清公嘗引其端而未竟

其旨今其書尚略可考其必有申明之者也

答山陽諸君書

前辱手教弟以膏肓沉沒之人世所共棄而諸君子獨倦
倦欲置之文字之列俾為序引風誼之高近今所未有也
弟老且病其於文字廢罷已久以諸君子之命不敢固辭
勉強牽率作為一通今謹納上自知舛謬不足採取望有
以酌定之也爽兄舊交向莫記存沒已幾二十年追念昔
游不勝愴然荔江世兄并望致意也弟嘗病今之論文者
轉以議論相高而所趨愈下蓋始於一二人而後來乘虛
接響莫知所極至於詖淫交作鬼恠橫行大為人心風俗
之害心竊憂之而莫知所以為力也至如大江南北之分
則直以聲氣間隔大都以浮名相誇詡而不究其實黨同

伐異自分畛域即如長洲先生傑出冠時一變舊體掃蕩
之功比於陳拾遺不知吳下諸公盡能得其傳否而江以
北若張戚徐楊諸前輩其沉深之思雄鷲之力豈盡出其
下哉支流餘裔亦有一二存者而皆以排擯不見於世可
嘆也弟常持此論昨於序文偶發之雖以取怒於當世之
君子而不辭矣既又思之未免太直欲更作節本去其冗
長以就簡約以病作不果然使宛轉回互僅作一篇應酬
文字則亦無庸此序為矣伏惟斟酌其可以示下或為改
定也江寧試畢蛟龍雲雨鷓鴣秋天於諸君子有深望焉
人材消長關於氣運不獨為諸君子計也顯望不一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三終

男箴謹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四

寶應王懋竑子中甫著

序

舊隱圖序

武陵胡君復庵以舊隱圖視余而屬余題其首余流覽此
 圖俯仰五十年間為之喟然以嘆蓋人材盛衰之變在於
 此矣而交遊聚散之際抑又可慨也自康熙戊午己未之
 閒海隅底定 朝廷開史館以收拾遺逸網羅俊乂公卿
 大夫悉心推薦而白首耆艾魁壘之輩往往閒出道德文
 章皆卓然自名於世比於唐之貞元元和宋之嘉祐慶歷
 一時稱絕盛焉於是天下之士洋洋焉于于焉附離而起
 爭自濯磨人以通經學古為高而不汨沒於世俗之學即

制舉之業最為小技而亦矯矯亢亢有以自振拔與前輩源流遠相承接非掇拾塗飾者所可望其時吳中文會為盛諸郡邑遙相應和彬彬然皆一時之選也乃不數十年而風流衰歇習尚頓改後生鋒出別穿孔穴以自標異旁行岐趨榛蕪正路而昔日之遺風餘韻邈焉幾盡矣此其盛衰升降之故如寒暑雨暘之易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非人力之所能與也復庵武陵人而居於梁溪自少以雄傑之材博奧之學震讐一世而同邑之士肆其才力相與馳騁上下凡與文會者三十六人於吳中為尤盛取斯樓者其會文之地也是時賢豪之聚心壯氣得將以為國家股肱耳目宣力四方左右有民之用而不徒以文章著者至淮揚兩郡遠在江北與吳中聲氣不相及而復庵又以其

間至揚之寶邑會文於樂志堂會者八人蓋以聯南北之交而共鳴一時之盛也迨其後顯晦殊時屈伸異變及於既久而凋零磨滅十不一二存焉其亡者既不可復見而幸而存者又皆出於風波流落之餘懂而相遇相與感慨唏噓咨嗟太息追憶舊遊都已隔世而取斯樓樂志堂亦如廣寒之宮槐安之國徒髣髴於夢寐之中而無從尋其遺跡昔人所云賢豪之聚為不常得而交遊零落反顧身世尤有可悲者此舊隱圖之所為作而余為之撫卷反覆不能自己而至於流涕也余之鄙拙萬萬不逮諸公而辱與復庵交至深謬與於樂志堂八人之數又嘗館於復庵家於取斯樓諸公亦獲從遊盛衰聚散蓋親與之矣今已老且病謝絕文字不復作而於此有不能已於言者覽者

可以識其意也抑余又重有感焉復庵諸公既已著功名於世雖或遭遇患難流離困厄而於今巋然如靈光之存固宜為世所貴重愛惜而後亦必有傳之者若同會數十公生平志意蓋亦略相似矣而多終老牖下幾泯滅而無聞范蔚宗有言士之懷琬琰而就煨塵者可勝道哉此舊隱圖惓惓之餘意而又余之所為累歎而深悲也故敘其大略以復於復庵而別紀姓名於卷末庶幾後之觀斯圖者有以考焉乾隆戊午十有二月白田同學王懋竑序

喬氏家訓序

易大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夫正家一家之事耳而天下之定乃自於此何也有子曰其為人也孝

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人能孝弟必無犯上作亂之事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獄訟不興盜賊不作而天下有不平焉者乎於此可以發明易大傳之義而正家之所繫誠重且鉅矣故家語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學為俗之不祥呂氏春秋載殷俘之言謂子不聽父弟不聽兄為國之妖之大者然則自古以來治亂之原未有不自由於此也吾邑自職方劉公侍御喬公以理學高一世所以誥教子弟者至為深切既久而流風餘烈猶有存者余少時所見諸子弟輩大都循謹退讓不敢侈肆其有一二佻悅者眾共非笑之間里之間桀猾時出皆指目以為異類握手相戒如有厲禁至於近日而寢不然矣世家舊族習

尚頓改後生鋒出競以凌跨相高竒衰恣睢無所忌憚悖
驚起於家庭奪攘行於骨肉蕩然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
而鬼岸自得且以炫耀於時波靡既久轉相仿效而見之
聞之者亦恬不以為怪於是前輩之遺風餘烈掃地盡矣
陷溺之禍中於人心日深日迫而未知所底有識之士私
憂竊嘆熟視而莫可如何其或偶有指摘轉相告語則謗
譏紛然交口怒罵幾無所容其身而安望其有補於萬一
哉若是者其始由於不教不學而至於子不聽父弟不聽
兄則可無所不至而其流禍未有艾也蘇文定公有言雖
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余
觀今之人未必盡然也然人心豈盡亡哉抑不敢謂今之
人遂無有如文定公所言者則亦仍以父兄之教教之耳

表弟喬星渚慨然有感於此嘗發故篋得先世鍾庵公所
錄家訓一帙伏而讀之嘆曰是其為吾家子弟訓者至矣
然豈獨為吾家訓也其書雜抄古人之言行掇其於正家
尤切近者條分件繫較然明白顧草彙略具猶未成編乃
依其門類賡續成之將以付刊家予一帙俾為子弟者讀
而思思而媿洞然覺悟羞前之為痛自洗滌盡易其心腹
腎腸而共為循謹退讓之行無復悖驚奪攘之風於以導
迎善氣屏除災害庶幾其有救焉而由是以溯職方公侍
御公之遺教漸磨砥礪勉為賢人君子則一邑之風俗成
人材出可以備國家之用推而廣之一邑之治即天下之
治也所謂一正家而天下定者其效倘可畧見於此乎孟
子曰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則星渚惓惓之意而余因為

申明之以為一邑之子弟勸世之君子其亦必有慨然太
息於斯者矣鈍庵公侍御公之子吾曾大父泰和公之甥
星渚鈍庵公之孫吾大父訓導公之外孫故卷末附載兩
家遺事為詳蓋以風厲一邑之人而吾兩家尤當寶守勿
失云雍正乙卯十有一月白田王懋竑序

襄武人物志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自封建為郡縣而列國之史廢矣其後
乃為圖志圖志亦史之流也然其為書率有司以備故事
而已大抵詳於山川疆域州郡沿革而人物則略而不盡
載也於是識者病之更為先賢傳人物志以補其缺自漢
以來有之而傳者則寥寥矣蓋自班范而後史多雕刻破
碎或叢雜不足觀而宋以下尤猥瑣無法此固聚一時文

人才士為之猶且如此况一邑之志與傳本一人之獨見
其前者耳目不接非有記注相承既希濶不可考據而近
焉者往往挾忿好之心其褒貶不盡合於公議或以鄉里
之舊有所梗避於其間又未必盡曉史法拙於取舍繁簡
不當闇而弗明鬱而弗彰此其所以不傳也夫士君子脩
身飭行窮苦困頓以自立於世其於顯榮貴富已非所望
而不能不有意於後日之名既非有尊爵盛位豐功駿烈
以見於國家之史而亦未必皆有怪竒偉麗之作自傳於
千百年之遠而為之志若傳者又泯泯無以傳之則其窮
苦困頓以自立於世者將遂沉沒而不能以光耀於後此
其可嘆也隴西吳公來令吾邑示余以所為襄武人物志
隴西漢郡故治襄武今更以隴西為其縣名其地迫近羗

戎圖籍多散軼而晉魏以後敝於戰爭人物亦罕可紀殘碑斷碣或有一二存者而世莫之考也公為之搜採史傳網羅放逸貫穿馳騁其勤至矣至於近世聞見所及尤注意焉其事核其詞質昔人所稱有良史材者也余讀其自敘蓋慨然欲追唐宋以上之作者而幾與范班並所云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則又深有懼焉而仰以望千載之前俯以待未來之後世而不勝其幽遐綿渺之思也昔所傳襄陽耆舊傳汝南先賢傳諸書今不盡可見而浦陽人物志新安文獻志具在以公所為較之無弗及矣吾邑自淄川孫公以儒雅飾吏治有兩漢循吏之風迄今無繼者於公蓋再見之孫公嘗為邑志未就邑侍讀畫川喬公成之喬公故受史法於編脩堯峰汪公其所為列傳卓然有足傳者後其版燬於火遂為庸俗人所亂又自是後歷三十餘年矣所宜接續而亦未有能任其事者今讀公之書其厚有望焉其必可以繼孫公喬公之為而後之覽邑志者豈其猶有缺而弗備之憾也余自少為文辭然不曉史法引筆行墨率多繁蕪所謂刮垢磨痕卒不到史今承命序公之書益以自媿而聊以誌予之意云爾

叔父樓邨公文稿序

代新興管公作

制藝者古文之變也古文之原出於書變而為紀傳論議以及疏奏牋表序記銘贊其體不一至於制藝而其變極焉維詩亦然詩之原出於三百五篇變而為騷賦五言七言以及樂府歌行謠曲引吟其體亦不一至於今體律詩而其變極焉世之論詩者未嘗區古今體而二之而於制

藝則於古文格格乎不可以合也有謂制藝本於訓詁沿於帖括故與古文別夫訓詁釋其義而制藝則兼有其法與辭若帖括則尤不類是亦徒襲其名而未究其實也已昔朱子嘗推易之說以論文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世之文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澆恣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余蓋因是說以求之自漢以來若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韓退之李習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以文名者也若曹植劉楨陶淵明鮑明遠杜子美李太白黃魯直陸務觀元裕之以詩名者也大抵皆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其本末源流亦一而已矣則詩與古文且未嘗以不合而况於制藝乎明之以制藝

名者王濟之唐應德茅順甫歸熙甫趙夢白顧叔時以及金子駿陳方城黃蘊生其所得深淺不同而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要無媿於昔人是其本末源流固自古文出而非區區以制藝著也則謂制藝之不可與於古文之數者夫豈其然與今年春余同考禮闈得王子方若卷見其壯偉閎麗心甚異之薦諸主司咸咨嗟嘆賞遂舉第一榜出士論翕然王子少攻制藝試輒冠其軍長而與四方豪俊交游以詩古文名天下天下士歛衽推服焉其於制藝率以寄意而已然其學益老其識益高馳騁貫穿於詩古文之中而一以揮灑出之故其體屢變而文日以工至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而絕無有依阿澆恣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之談者則不以今昔異也余於是益知本末源

流之未嘗以不合而詩也古文也制藝也皆一焉而已矣
譬之於水為江為河為淮為濟為渭為洛為澠為濇為潛
為沱為滌亦各不同而皆水也夫豈可以區而二之哉抑
余又聞王子大父泰和公嘗從講於高忠憲公後為令有
惠政父厚菴公博學篤行隱於鄉里學者師尊之王子承
家學與其兄素公相砥礪父子兄弟閒自為師友淵源所
漸遠有端緒故其人寬厚樂易明白俊偉有古君子之風
是又其詩古文制藝本原之所出而不可以文章之士槩
之矣世之知王子者多而余為敘其大指以告世之知王
子者願有以考其本末源流之故而不徒於是求也王子
文最夥不自收拾今所輯者厘什之三四云

吳閻存文稿序

國家以制藝取士六十餘年其升降之變亦略備矣丙戌
而後莫盛於己丑壬辰自是以遞降迄癸丑丙辰而復盛
焉三十年以來承藉緒餘轉相師效未嘗以絕也然余嘗
上下其際選者之盛宿儒碩士卓立相望已邈不可及即
其習尚柔滑浮膚靡爛之時而一二英竒瑰瑋能自樹立
者猶傑然雜出於其閒至於今日議論愈高講析愈精人
以通經學古為言其文學詞章宜大過於昔人而考其所
作風格萎蘼鮮克振拔則夫升降之變固有不可以反者
與蓋國家創造之初風俗敦樸士崇實學聰明才俊之士
無他途以進莫不專意於科舉以求一當其取源遠其植
根固湛深刻苦非徒苟且朝夕之近至於久而淬磨底厲
多所成就雖風會遷流而猶有不為時俗所煽惑者迨奔

白氏草堂存稿 卷一 賦
競之途開標榜之習盛士皆奔趨流蕩失其所守山林草
野常有朝市之思其精神思慮不用以治經術工文章而
用以揣摩逢迎於制藝直以為借徑而已閒有從事於此
者則又好高自大徒以口舌議論展轉相勝而卒無實得
夫制藝者循聖賢之言以求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而其
旨則本之濂洛關閩其詞則達之史漢韓歐其法則準之
王唐瞿薛歸茅金陳而以腥穢蕪雜空踈鹵莽而為之宜
其支離汗漫而無所至也昔人論文章之弊謂如荒瘠斥
鹵之地一望皆黃茅白葦今者適相類焉余慨然於此久
矣而又思夫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山林草野豈遂無一
二能自樹立不為時俗所煽惑者則意其沉淪寂寞而不
能以自耀於世其亦愈可嘆惜也已余曩客齊安逾年從

士大夫遊聞漢陽有吳子闇存者以文名而未及識其人
今年冬同郡喬君鶴羣自楚中歸郵其文視余余受而閱
之大都洞朗軒豁不為枝詞游談氣骨挺然卓乎其有以
自異者也鶴羣又言吳子澹於榮利不與世俗爭進取邈
然遐思欲與古之作者並而請余為文以發之余既重鶴
羣言而因其文以求其為人而有以知其人必可信也夫
源之遠者其流必長根之固者其實必茂吳子由此而益
進焉其於古之作者不遠矣天下倚伏之機常相循環而
勢之所極必有所反往者之盛庶幾其將復見於今而維
挽救正之責庸詎知不有在於斯耶吳子勉之矣

曲江會藝序

曲江會藝者亡友程君爽林與諸同人會課之作也程君

家有園園有曲江樓為群居講習之所故以名其集云程君歛人也而家於山陽博學工文辭與里中諸君子切劘甚至將上追古之作者而不以所長自域而其為人廣結納喜交游三吳人士亦爭趨之往往有館於其家者先是大江南北風土不同而士之習尚亦異大抵江以南多輕清雅麗之材率以聲氣相高前後相承源流弗絕江以北則淳直慤固有湛深刻苦之思而靜默自守不以聲氣相通故雖以一江為限而隔濶不相聞問程君於是合南北之士而為之採其菁英通其脉絡以古人為指歸而不亂於淆雜之說至於馳騁上下則各極其材力之所至而不必其盡同也程君以乙酉舉於鄉不幸中道以歿而弟風衣守其教不變故曲江之會久而弗替積之得文數巨帙

會金沙王君雲衢過淮上為之選訂二百餘篇王君以文章自名鑒裁精密眾所推服而及其為序引反不能無所左右於其間此則通人之蔽囿於聲氣之中而不能以自察也程君嗣子荔江以其為先世之遺自為鏤版藏於家外人知之多索觀者今將印行以傳於世而里中素脩白民顧公庸謹諸君子以曲江之會始於程君其惓惓接引之意有不可以忘者故屬懋竝序其緣起懋竝與程君交久迴憶平生握手論文忽忽如昨日事而逆計歲月已二十餘年矣悼亡友之不作懼來者之無聞撫閱遺編為之慨然以嘆而諸君子追往念舊之厚與荔江嗣守先業之勤皆可嘉尚故不辭而序之如此抑懋竝又聞之經義之作號為時文而所發明者易書詩禮春秋與夫孔曾思孟

自曰草堂存承 卷一四
之宏綱奧指而洛閩以來賡續之微言俱附見焉而又兼
有其法與辭非深於史漢韓歐蘇曾之文亦莫能至也苟
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本末源流未嘗不與古人合而
立身行己之大居官處事之方皆於是乎取之故嘗謂今
之正人心變風俗必自時文始昔者朱子力詆永嘉之浮
偽纖巧而必取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以為世法東萊
呂公於文鑑特載張才叔書義二篇其重之也如是而今
之論文者穿鑿破碎支離詭譎恃其堅強鷙悍之力肆為
猖狂浮夸之辨甚至一人之書而前後自相違戾波蕩後
生莫知所適其罪有甚於范甯之議王何者而流俗相煽
往往尊奉其書愚竊惑之 今天子下詔書風厲學者分
別黑白以定一是士皆駸駸知所向矣懋竑老且耄固不

足以與此而諸君子以淳直慤固之質加以沉潛刻苦之
思刮磨浮華趨於本實於以上副 聖天子詔書風厲之
意而下以為人心風俗之防庶幾世道重有賴焉此則程
君惓惓之餘意而今日之厚有望於諸君子者也乾隆辛
酉六月既望白田王懋竑序

藕花書屋詩集序

余與亡友劉鹿沙少為文會而鹿沙喜為詩時時為余道
之凡有所作必以視余積久成帙所刻護堂詩是也後鹿
沙省其尊人雨峰公於京師與四方豪俊交游其詩日益
工歸而刻為北省集乃屬余為序余諾之而未暇作既二
年鹿沙所作日益夥裒為藕花書屋集是時余客梁溪及
秋暫歸鹿沙數過余以集序為託臨別再三申言之比兩

月而鹿沙以疾卒於家卒時以不及與余訣為恨且屬余好為文以祭余歸哭之慟為祭文略敘生平而序卒未及作自是奔走四方不遑寧息忽忽幾三十年矣時念亡友之託未嘗不內媿於心也今年夏余以病罷歸閒居閱家中舊書得鹿沙詩三集為之泣然流涕者久之因念鹿沙少以氣自豪慨然欲有以見於世而摧折無所成就其所傳止此乃僅歷三十年友朋凋落後生輩耳目不接無復有稱道其詩者則發揚光大以傳之後死者之責也况重以垂歿惓惓之託乎鹿沙天資英挺超越流俗俯視時輩多有不合時輩亦往往竊議之而鹿沙傲然弗屑也讀書多所涉獵不肯為章句細碎之學其詩以昌黎為宗而出於香山眉山石湖劍南諸公於昌谷玉溪皆旁及焉故所

作宏暢閑雅清而不削肆而不蕪閒亦雕斲以出其竒而自有從容和適之態蓋欲兼採唐宋之長而要其自得者則已多矣迨南歸以後學益博識益高氣力益完以勁又將造於深微而與古人馳騁上下相較於銖兩尺寸之間而惜乎其溘然以止也鹿沙為職方公四世孫職方公少舉高第有重名於前明萬歷間與顧高兩公領袖東林而不幸早卒故其事不大顯鹿沙砥礪自奮常思振累世之緒而復前人之烈而卒無所遇其湮阨鬱憤一於詩發之然未嘗為窮苦酸辛之語而豪蕩感激猶往往見於詞氣閒蓋其生平志意如此覽者可以考而知也鹿沙既以詩名一時名流多推下之而尤為德州山蘊田公所知同邑畫川喬公後齋劉公及家樓邨公或庵公皆亟稱其才余

之碌碌豈能傳鹿沙者顧以亡友之託不可以負因為掇敘其槩並祭文寫以遺其子枚俾附刻於集中昔歐陽永叔作尹師魯墓誌謂亡友有知必受此文余老病幽憂學問荒落漫為此序未知合鹿沙之意與否而友朋故舊之情則已獨至矣雍正四年九月七日同學王懋竑序

朱慈亭詩序

往者先君編脩公先叔父脩撰公與諸暨朱公為文會懋竑幼時嘗侍言焉見其議論往復縱橫上下凡所商榷多以文字不及詩也其後先君早世叔父遂以詩名天下諸暨公閒與酬唱叔父嘗言界洵詩句豪雄磊落不羈有金戈鐵馬之氣於詩人中當自為一格界洵諸暨公自號也懋竑少從先君學為文後卒業於叔父文字之暇畧授以

詩法而拙鈍無所解又時方肆力於文字遂廢置不復講丙申歲遊梁宋閒途中得詩數十首叔父時已屬疾不復能評閱而諸暨公在中州學使署中懋竑亦往過之因以詩請正於公公蓋深許焉為之點定并有歸里詩社之約公既歸懋竑再往京師比以病里居公益老且衰歲一再相見遂不復舉前約僅為公題百二圖未幾公亦捐館舍矣癸丑春令子慈亭自楚中歸以遊草一卷見示懋竑讀其詩清新婉約有風人之致雖淵源家學而其格律有不同者昔虞山錢尚書受之論吾邑凌谿射陂兩朱公之詩謂凌谿生何李時與相應和而射陂取材文選出入漢魏六朝其詩別為一體於今蓋略相似矣慈亭以序引見屬懋竑自以於詩無所解又病不能作而慈亭材力甚健進

而未止故少緩之甲寅夏慈亭忽以疾逝去而詩則尚留篋中今年春發篋視之為之泣然因念亡友之託不可負并感先君先叔父與諸暨公累世之誼故為述其大都如此而以詩歸之其子草至慈亭之詩武唐阿君南陔序之詳矣故不復備論云雍正十有三年乙卯二月同學王懋竑撰

喬學齋先生贈行詩序

學齋喬先生以進士入翰林甫數月即請假歸省於是諸同人各為詩以贈之學齋先生都為一集而屬懋竑題其首古者仕於其國不越數百里之間當無不奉親以往者唯出使遣成為遠矣然行役出師皆不踰時則固未久也懋竑嘗觀於詩詩之遣使臣也則稱其光華皇皇於遠近

而教之以謀詢諏度逮其還也乃本其情而敘其勤勞之以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而其卒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其於戍役亦然采薇之作及於啟處飢渴楊柳雨雪之云甚悉而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於杖杜言之先王之意於是可以思矣蓋人子之情未有肯一日離其親者出使遣戍是有不得已者而奪其情君子不以私廢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而其心固未嘗以暫忘一或言之則必有觸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已故於其還也始追道之而其情則已感矣北山之怨陟屺陟岵之嗟度其地非甚遠其時非甚久而憂傷感憤若不可以少安則夫先王所以體人子之心者不容以不如是之至也後世東西南北出仕或數千里之外音書累月不達積數十年曾不一歸視近代之制於省

親歸養皆明立條格非有大不得已者而奪其情而耳目所記請告者寥寥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何如也昔潘安仁作閒居賦極言版輿奉母拙者之樂其後乾沒不已以為母累君子鄙之漢嚴君平鄭子真宋林君復魏仲先之流隱居養志為逸民以終老而書史不及其親則亦缺然不足以為樂也學齋先生性恬靜淡於進取今年以太夫人之命試京師既入館即請假南還館師惜其去不許先生乃再上書言之詞旨激切比於南豐舍人之福州上執政書館師嘆嘉其意得請以歸此蓋有古人之風矣近世以來所希有也先生博學妙能為文章尤工於詩與弟念堂先生自少名聞四方所交遊皆當時鉅公長者茲編之作大都道其思母之勤奉母之樂可以繼詩人之旨以風示天下而非徒贈送酬答無用之枝言也

趙鶴汀紉蘭集序

吾邑自陳記室後未有以文名者自漢迄宋寥寥千載矣至明而朱叅政凌谿知府射陂兩公特起為時名人凌谿公與何李相應和有江南三才子之目而射陂承襲家學別開戶牖最為揚脩撰升庵所推許其風流儒雅浸漸濡染故凌谿之弟拱之射陂之子道光亦皆以文名相傳不絕也國初材賢輩出如陶處士季深陳貢士冰壑朱太學秋岷三先生皆有名與王尚書阮亭汪編脩堯峰程知府周量結詩社然三先生掩蹇不遇浮沉閭巷閒獨其時趙知府五紘仕宦四方交遊益廣與諸公酬答馳騁上下其名乃大振至今海內傳誦其詩句此可以繼凌谿射陂

西公之後而為吾邑增重者也鶴汀先生為五絃公令弟
一堂授受厥有師承少時英發踔厲為文詞水涌山出同
時吳園茨顧僧虔輩皆盛有稱道而自五絃公歿後先生
深自閉匿不復與世往來其吟咏日富專以自娛說而已
以故人鮮克知之余嘗及見先生先生樸厚周慎謹謹自
守有盛世長者之風余固心仰之然未嘗知其能詩也先
生卒令子傳遠乃出其詩集及諸公序言示余余讀其詩
蓋與五絃公相頡頏比於拱之之淮海集道光之鏡心樓
集可以無媿夫乃知先生之不可測而曩之知先生者為
未盡也傳遠又屬余題紉蘭集集皆倚聲填詞之作乃先
生游戲翰墨偶爾及之非注意者然前輩之遺風餘韻在
焉覽者亦可以識其槩也同邑王懋竑題

脩泰山東嶽廟疏引

按禮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
其地者今邑令比古諸侯於山川固得祀而非其地則不
得也吾邑距泰山九百里而邑有東嶽廟祀泰山之神泰
山既非吾邑所得祀而又不領於官而領於民愈非禮矣
蓋自佛教之興璇宮梵宇徧天下道家者流恥其教之不
振創立名號若真人真君之屬又假借附會以緣飾之山
嶽河海皆古命祀亦依託以佐其說而泰山俗傳有酆都
嶽主死生之籍於是崇奉益侈東嶽之廟環列郡縣不獨
吾邑然矣余嘗過泰山謁嶽廟廟為歷代命祀之所宮闕
擬王者而不為主而為像前有碧霞宮後有景福宮左右
有炳靈宮延禧宮媒躅不經莫此為甚議禮諸臣未有正

其非者則夫窮鄉下邑傳荒渺之談襲鄙陋之制亦奚怪其然也哉吾邑嶽廟不知自何時始立無碑記可考相傳創於宋時迄今幾千載舊歲燬於火僅存其半邑之人將謀鳩工復之而請序於余余惟非禮之祀泰山有靈其必不饗於此而邑人崇奉之心不可以已也且璇宮梵宇徧天下而吳越之祠動以千百數嶽廟較之為差有據依昔太史公作封禪書敘漢武諸祀而以舜巡狩岱宗為緣起則假借附會其來已久而吾邑之廟相傳且千餘載是又古蹟所留不可以或廢也乃不辭而弁其首

脩大觀殿疏引

五嶽之祀始於虞書三代因之其載於周官禮記者略可考自秦有酈時陳寶之祠迄於漢武神君后土太一三一

冥羊馬行赤星之屬雜然並作寢以誕謬矣太史公敘封禪書首述虞書以及諸祀以明附會之所自起蓋有譏焉學者亦絀而弗道也晉宋以來道家之說興其書亦滋出而誕謬乃愈甚然流俗往往傳之有因以建祠者而輒著靈異世固無有太史公其人遂莫能以辨也余嘗過泰山下謁嶽廟為天子命官祭告之所其威嚴崇重如王者而廟中乃為像設後有景福宮旁有炳靈宮延禧宮大抵用道家之說余甚惑之又其前為碧霞元君宮相傳為天帝之女治於泰山者巍然與嶽廟並矣凡郡邑多署泰山行宮疑為泰山之神而考之則皆不然泰山之祀移於元君與封禪之原於五嶽其說同也余邑舊有泰山殿以祀碧霞元君殿建於前明嘉靖時靈異最著邑之人至今多

能道之殿後則玉皇閣閣後則大觀殿傑特宏麗為江淮
間鉅觀玉皇閣燬於國朝順治乙未旋復建康熙壬戌
大觀殿又燬衆力營立之而不能復其舊也說者謂殿初
建時據大湖之衝湖連高郵邵伯瀰漫數百里風波險惡
朝夕不可測凡南北往來者莫不頓首祠下以祈福祐故
祠特盛及弘濟河開行者不復涉長湖之險而其祀遂少
歎矣然余考玉皇閣之復建僅五十年前事耳並在弘濟
河既開之後而大觀殿獨不能復其舊則夫盛衰興廢之
故有不可以一槩論也大觀殿之燬三十餘年其營立亦
已二十年屋宇僅具功尚未就而蓋瓦級甃寢多所圯缺
邑侯劉公顧而嘆息謂夫此已成者不可以復聽其壞也
乃謀脩之自充金若干而其餘命寺僧募諸施者寺僧請
余疏其首余惟碧霞元君雖非古之命祀而列於泰山其
來已久且靈異最著即如古祀河伯海神而今所稱金龍
四大王天妃則專其祀古今之變有不可以究詰者傳曰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世於嶽廟之景福炳靈延禧諸宮未
有議之者而於碧霞元君又何疑乎况殿閣之傑特宏麗
為江淮間鉅觀是乃邑名勝之地尤不可不加意於此余
故推劉侯之意書之以告諸施者俾共襄事而并以迄於
成又因附著其說以與學者質焉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四終 後學趙峻孫壻湯希僑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五

寶應王懋竑子中甫著

壽序

叔父樓邨公七十壽序

代

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寶應王君樓邨七十之誕辰也往余癸未歲主禮部試得士百五十人而君為舉首距今十有二年矣在京師朝夕數數相見比余歸里君亦歸於廣陵舟車往來常過之間暇時輒為余道其家世源流學問本末而余并以熟觀其小大行事終始出處之詳未嘗不反復嘆息以為近今所莫及君名在天下多稱道之者而余知之為深今年夏諸同人將為君壽而使來乞言於余余固不得辭也乃為敘其大略以致余之意而因以

白田草堂不承 卷十五
為君壽焉君世居白田守農業自大父柱崗公始以明經起家為江西泰和令廉平有惠愛民至今謳思之父厚菴公博學篤行一時推重而卒不得試以老君少穎悟過人九歲即能文厚菴公篤愛之凡經書皆親指授所以屬望者甚至蓋自柱崗公至於君三世矣柱崗公嘗從講於梁溪高忠憲公而與同邑職方劉公侍御喬公游厚菴公承柱崗公之訓而於兩公亦逮事焉耳濡目染不學以成凡立身行己皆有前輩風烈故君之學問得於家庭者為多君外舅嘉菴張公以博雅名喜為詩君少即學詩於張公長乃盡考唐宋以來諸作者融液浹洽自成一家其為詩弘深清壯沉鬱頓挫不肯為羈愁窮苦之言而亦閒雕琢奇辭麗句以警動耳目山蘊田公亟歎賞以為絕倫漁洋

王公亦深推許焉於他文皆衍裕典重卓偉精緻輩行中無能與比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而非區區以章句自名也君為人襟度坦夷不立崖岸其於富貴貧賤毀譽休戚不一動其意與人交輸寫心腹無有隱匿賢愚愿險一以誠信待之未嘗有所怨嫌閒與田父野老周旋酬答循循恭謹而行之出於自然亦非有毫髮留意也君早負重望冠冕海內而從不自表襮詩文皆藏於家不肯刊刻流傳好獎引後進有一長津津道之不容口未嘗有所瑕疵平居寬然若無所別擇至於是非得失闕名教節義之大者則毅然不可以奪凡危疑震撼之來世所瞽眩戰慄而不自定者君泊然處之若無事又以是服君之量也君少即以文名小試輒屈其偶迨壬午癸未亦既老矣乃得進於

有司比殿試 天子見其對親擢第一再三嘉歎士大夫
傳之以為榮國家當重熙累洽之日天下無事方興制度
作雅頌以文太平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相與討
論古今潤色鴻業君於是時為言語侍從之臣入承明金
馬著作之庭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者且十年可謂遭遇矣
而君退然其閒不馳騁進取默默無以自異則夫士大夫
之遭遇有不可以一槩論也昔賈誼仕漢文帝時一歲中
超遷至大中大夫議以任公卿之位而卒出為長沙王太
傅文帝漢之賢主三代以下所未有而於誼不究其用及
班固論之謂誼之所言略見施行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
眉山蘇公又推其意以為將老其材用之晚歲君固非誼
比也然則出處之際亦有不可以定者與詩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型東漢李固嘗言朝會時見諸侍中皆年少無
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為時惜之今之白首耆
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者君其一人也君
年雖七十而精神不衰兼綜博覽如年少時歸里後自放
於山巔水涯之閒亦已無所繫念然知君者為世計不為
君計也 國家治平七十餘年竒偉非常之才往往閒出
而以文名者堯峰汪公以詩名者漁洋王公至慕廬韓公
又以制舉藝名今皆無有存者而君巋然繼三公之後天
下推之無異詞則夫輕重得失之數自有在矣君老而獲
第常以厚菴公不及見為恨又以蒙被 聖天子之深知
遭遇絕出倫等而蹉跎晚暮無絲毫報答為平生未竟之
志君有兩子鶴聞懿誦皆余江南所取士懿誦先舉己卯

白曰草堂存利 卷十五
鄉試入為 武英殿纂脩官今宰直隸青縣鶴聞與子敬
倚同舉辛卯鄉試而敬倚又以壬辰進士繼懿誦後為
武英殿纂脩官則君之所以慰厚菴公而報 聖天子之
深知以畢生平未竟之志者將在於此也余與君相知深
故不為世俗之辭而敘君之大略以為君祝覽者可以識
余之意而君聞之亦必有慨然而興歎者矣是為序

叔母張太宜人八十壽序

代

今上御極之二年歲九月廿日為翰林脩撰王公樓邨配
張太宜人八十之誕辰親朋咸集舉百年之觴而令子懿
誦令孫敬倚請余為之序先是前二十年太宜人年六十
吏部侍郎湯公西崕為文以壽其所稱道盛矣余不敏何
能以繼其後然侍郎公於脩撰公友也其大致固得之而

至於世德之傳內行之懿有未能以深悉者則余文宜繼
侍郎公之後者也余邑王喬兩氏世有姻婭余喬之自出
又壻於喬外母王太孺人為脩撰公之嫡妹余少獲侍脩
撰公而以歲時謁見太宜人故知太宜人之事之詳莫余
若也惟王氏自泰和公訓導公世有厚德而訓導公配劉
太孺人嚴重謹家法比於古之任姒諸子婦若喬太孺人
劉太孺人張太宜人兩女子子適劉氏喬氏者皆以賢淑
稱其適喬氏者即余外母也一堂之上雍雍肅肅融融怡
怡慈孝恭順凡言動行事咸依矩矱內外大小各從其職
論者謂宇宙太和之氣在王氏家庭閒至於經營家政條
畫井井以及米鹽醯醬果蔬菜茹之細周詳精密宗黨閒
迄今猶傳以為法則焉太宜人之來歸也實繼張太宜人

之後其幽閒貞靜之德與之相似而卓越之材有過焉者
太宜人世居郡城為尚書繩海公之姪孫女太學堅侯公
之女耳目聞見不僅織紵組紃豆脯醢之為其高致遠
識於舊俗為少變而稟承劉太孺人相傳之家法則固廩
廩守之也自是以後故家世族寢以流溢或閒出於法度
之外而太宜人親承劉太孺人之教以一身枝拄其間凡
所以勸勉嫻戚訓飭子女者莫非先世之遺風餘烈而以
篤老之年於織紵組紃豆脯醢之事親執其勞而不厭
其經理措置纖悉皆有明法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則太宜人之於今日如魯靈光之巋然獨存者非僅以壽
考為鄉邦之望也若夫輔佐君子終始所經歷則侍郎公
述之已詳蓋脩撰公少以文章著而屯蹙無所遇性高簡

不事家人生產又多四方之遊累歲月然後歸太宜人竭
力支持脫簪珥出奩粧以佐其費艱厄湮鬱一以身任之
不以分毫累公及後登上第列官禁近出入 內廷名人
魁士爭集其門文字往來無虛日而鄉里故舊留滯輦下
者時時有所仰給公清宦十餘年脂車秣馬讌會酬應之
費什伯於尋常而太宜人支左誦右有無相濟莫不辦給
其佐理之功未可以悉數矣迨公罷歸僑居邗上以訟事
牽連風雨漂搖有震驚不測之恐親交莫敢過門視太宜
人朝夕憂思內外匱竭拮据卒瘞之苦又有踰於往時者
後其事卒解而太宜人之助與為多焉太宜人與脩撰公
同處艱難以及榮顯前後豐約幾若懸殊而勤苦勞瘁數
十年中未嘗一日自暇逸也侍郎公之序云爾然自是二

十年以來脩撰公雖已即世而懿誦令烏程迎養官署者五六載敬倚由令臨漳澠池洛陽以守歸德衛輝道遠不及迎養而歲時餽問所以奉事者甚備太宜人晚年不肯自就安逸躬親操作以為後法而甘旨之奉錦繡之榮高堂華屋起居閑適蕩然一無所累於其心較之昔日萬萬不侔矣近者懿誦敬倚皆已解組歸里娛侍左右而諸孫諸孫女諸曾孫環繞膝下者凡數十人令壻瀛東又自郡城徙居吾邑女及諸外孫朝夕往來無閒天倫之樂未有過於是者乃脩撰公盛德所不盡享而貽其福於太宜人此今日親朋聚集相與嘆羨所以尤為太宜人賀者也余既推本太宜人世德之傳內行之懿又撮取前序稱述之言附著之而并及太宜人後二十年膺受多福迄於無窮

以為太宜人祝所以發明前序之所未及而猥以鄙拙之詞繼侍郎公之後其不能無深愧也已是为序

族叔祖九宣公八十壽序

代紹先族叔祖作

雍正十有一年三月七日九宣大兄八十之誕辰諸弟姪輩相率奉一觴為大兄壽而余以次最長辱推余為序以頌颺大兄之篤行懿德為侑爵之詞余不得以辭也粵惟吾族之大皆出自多明公多明公之後分而為八諸先祖咸以忠厚謹飭世其家而家日以起田連阡陌屋列數百楹號為邑中鉅族余生後不及親見然常聞諸長者言王氏之盛也財力之富雄於一時居積封殖日有增益乃一再傳後承籍先業率高簡廓落不復以織畬自名枝分葉布遂以離削然或以豪蕩散其所蓄或困於靡弱不振非

有奇袞恣睢之行構杌鬼瑣之為而前世忠厚謹飭之遺
猶有存者余往時見諸伯叔雖至困約而或導以反道敗
德之事則有所大愧大恥而不肯為不屑為蓋先人之流
澤長矣當吾家盛時競以財力相高而獨伯父泰和公與
吾父靜遇公以詩書之業為博士弟子員吾父老不獲第
而泰和公亦僅以明經起家為縣令迨泰和公之孫樓邨
殿撰以省試殿試兩元歛然特起列官禁近赫奕顯榮而
同時諸昆弟子姪咸能自奮其力雖不能復前人之業而
皆自有餘裕無困約者此又吾家之極盛也自是以來幾
二十年諸長老多無存者後生子弟不及見先人行事忠
厚謹飭累世相傳之緒漸以流失科第奕葉不絕而財力
遠不逮昔時且旁落不齊甚多參差之數蓋大都非其舊

矣夫盈虛消息去來之不可常二百餘年之間必不能常
保其故而獨祖宗相傳之緒所宜謹而守之歷世久遠而
不可以忽忘譬如百圍之木根株深固厚加培擁即枝葉
間有彫落而盛長蕃茂之勢自愈久而弗替余嘗與大兄
言此而愨然也大兄初年當離削之後而治田廬勤稼穡
循分守業約已取足未嘗外有所求浸漸積累迄於成就
其為人謙下退讓從無爭競言語嫗嫗歡喜談笑亦未嘗
一忤於人自九貢兄之後大兄為吾族之長凡有來取正
者是非曲直必以理斷之無所偏徇雖不見聽而不肯易
其說遇諸卑幼勤勤教誡未嘗以尊長稍有倨色吾家無
譜牒兄厚菴公創為之草稿略具其後多缺未補九貢兄
亦有志焉而未就大兄常以為此前人未竟之業欲為之

續補刊刻奔走經營不以一日而怠大兄之意非徒以合族明親蓋欲使祖宗相傳之緒後生子弟稔聞其詳庶幾有所遵循有所興起則大兄之志遠且大矣大兄年八十而耳目聰明筋力康強飲食步履一如少壯時常居鄉村而往來城市月或二三至時出遊至千百里外不憚其遠大兄自少持家不自暇逸衣食取給非厚自奉養者又非有導引之術而自致高壽如此傳曰仁者壽又曰恭則壽大兄之謂矣吾家素多高壽而最著者春湖公九十七九十時猶策馬南馳至清風嶺泰和公逾八十猶為邑令江西余以春湖公之壽為大兄祝又以泰和公之後蕃衍昌大為大兄之子若孫祝而并及吾家累世相傳之舊俾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如大兄能謹守祖宗之遺則不獨享

有眉壽備膺諸福而積善之報可及於無窮以申大兄丁寧之意固大兄所樂聞也是為序

淮揚道吳君孝階壽序

自秦以御史監郡漢置十三部刺史此監司之始也唐有觀察使宋有轉運提刑提舉諸使視唐為增其員元立行中書省行御史臺於諸路行省有平章事左右丞其屬則叅政叅議行臺有御史大夫監察御史肅政廉訪使其屬則副使僉事愈增於舊矣明之布政使司即行中書省也按察使司即行御史臺也其屬則各仍其名而以諸郡隸焉謂之分守分巡蓋襲前代之制而分守分巡則猶御史之監郡其於民轉親而任亦綦重矣國家之興因而不改淮揚兩郡屬江南行省而在江北其地相近以按察使司

屬分蒞之近歲以來制乃少異自黃河為患而漕運最亟於是以前尚書大臣總督河道其下以主事分理之後併其職於分巡而蒞淮揚者遂為河官凡州縣錢穀名法皆總其事於兩使司而監郡僅存其名已非設官之舊又屬之於河道長川巨防奔走相度無寧日倥偬執掌其於民愈有所不暇也余嘗聞之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國家漕江南百萬石粟以實京師淮揚為喉咽之地最重且鉅而此百十里開水門數十提封十餘萬頃其灌溉之利無不資於此於其不宜開之時而閉之則皆為石田矣於其不宜開之時而開之則皆為巨浸矣故利害之所繫尤急而治河者既有專職惟河是務凡夫濬築之方啟閉之節多以制意於其開而織人末品或得以行其私區區小

民之情有不能以上達者獨分巡為監司之任治河與治民并重既得以達其情於上而其權又足以令其下此辛苦墊隘之民不能不深有望於其人也僉憲吳公之蒞任也六年矣公以明通敏達之才諳練河務指揮辦集從容以暇尤留意民事克舉監司之職民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悉為罷行之或與河漕相首尾有所齟齬公轉移調濟於其中漕河既通而民亦得以受其利其和平寬厚真有漢代長者之風而潔廉之操慈惠之政則古所稱龔渤海黃穎川召南陽文蜀郡無以或過也前者平原董公督漕事嘗曰為民即所以為國也余甚韙其言京師億萬口仰食於漕誠不可須臾緩其期而水旱之不時蓄洩之不以其方十萬餘頃沃饒之地盡為石田為巨浸而大

蠲大賑其失經常之賦而費內帑之財者不知其幾矣故
民之利即國之利也公之治其不猶董公之指也歟 聖
天子加意河防指授方略而於淮揚之民尤所厯念愛養
周恤無不備至數遣大臣開海口開支河發帑以數百萬
計非以為河漕也有能深體 聖天子之意者其亦必不
有所緩急輕重於其間矣公奉宣德意拊循其民六年以
來民得以優游朝夕宅爾宅田爾田享 聖天子煦育涵
濡之澤則公之功於是為大此真國家股肱心膂之臣可
以任保釐之寄而非徒舉監司之職異於今之一切云云
也歲之四月為公嶽降之辰邑人士謀所以壽公者而使
請於余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則邑人於其長有獻壽
之禮然僅以至於縣吏之庭而於府則不敢以至公之於

府則又尊矣而邑人士感公之德不能以已故不避僭冒
之罪屬余敘其意而為之言余乃為敘古監司之職及今
之所以異而公之治實不媿於古萬萬非今人所能及與
夫邑人士所以稱願公者以為公祝至其他勇衍侈大之
辭則不足復為公道也是為序

寶應張邑侯壽序

代

寶應介江淮之間邑最陋小南通江都北距山陽都會在
焉商賈往來多疾趨去無留者四方賓客亦無所為而至
雖當孔道猶僻邑也田宜秔稻畝收一鍾東西濱湖蕩有
魚鼈鰕蟹龜鼃羸蛤之利菱菰蒲蓮菱芡之饒民生朝夕
不仰給他縣而已足故其俗淳樸惇固無侈靡民之秀者
敦詩書習禮文愿者安畝畝力稼穡或有竊寫法律鬪爭

嚚訟即州閭咸羞之事長上尤恭順循循奉教令赴期會不敢少違地又平曠無山林陵麓阻阨攻剽攘奪之姦無所藏匿自昔號為易治戊申後河屢決清口噎弗治淮自周橋以東道白馬汜先諸湖入於海而寶應半為巨浸民無所仰食地既瘠困而後生鋒出漓醇斲樸轉以奢靡相倣效苦窳偷生不肯務蓄積蓋藏愈以不支閭里中桀猾聞起以氣力漁獵獄訟寢多時有所避就謾欺以文法其於昔何如也夫民無常性惟上所率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黃韓化以禮讓古君子之所以轉移其民者如此豈以易治之俗日入於敝而遂無以為之所也數十年來為令者惟余鄉淄川孫公治最著其後海鹽楊公

張公以廉靖稱他未有紀焉於今乃得宛平張

公公守己廉用法明杜請謁絕苞苴抑制豪強撫綏貧弱其為治大略如淄川而綜理精密旁燭幽隱操縱取舍出入變化則淄川固有所不能及也公蒞事時適值大侵淮黃橫潰災什倍曩時漂廬舍浸城郭民皇皇無所止居公不憚勤苦巡行閭閻阡陌躬自慰安乃以克定 天子軫念淮揚加意賑恤公奉宣德意人人皆被恩澤其鈎考簿書嚴絕蠹蝕科條瑣細具有成法河久未治歲不登比五載公日夕憂勞共其乏困振其貧弱經營措置無不周徧凡民所患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一一罷行之故閭井晏然枹鼓不驚而父子兄弟室家完聚無有鴻雁之嗟黃鳥之怨也往督河諸大吏言水患唯高郵興化泰州鹽城為劇而寶應次之其實不然寶應田窪下水所潴蓄僅存者

緣堤數百畝耳不及百分之一二其被災與四邑同而無有流離轉徙之苦寇攘盜竊之警者賢令拊循噢咻之力也則公之德於民至矣公蒞事既久與民益相習曲折纖細莫有蔽隱人之賢愚淑慝皆洞然於中乃一以寬厚清靜休養生息其不率者磨揉遷革務以成就而安全之未嘗有所擊斷而無不洗心易志以從上之化今者兩川底績桑麻徧野和氣翔洽四郊寧謐蓋亦復其舊矣而邑之氓庶咸熙熙然如赤子之依於慈母之懷歡忻鼓舞而幾莫能自言其樂也嗚呼上下之際相與如此豈非盛哉而公尤惓惓以風化為亟務期於富而教之將因其淳樸惇固之俗而曠然一進於古學宮敝久矣公一新之以肅觀瞻烈士祠祀漢臧洪陳容久無有葺者公為披翦榛蕪塗

暨丹雘有加於舊作為歌詩於天理民彝之重再三反覆焉而又斥奔競崇廉退戒浮華尚儉約諄諄以孝友忠信為教意至殷也夫今之吏省文書督賦稅日不暇給不復以治民為事輒謂世俗澆薄難以繩約一切因任苟且歲月其能為民剖決曲直督責懲戒者鮮矣至於廣厲教化一以古之道治其民者曠世而不一見也今公之於寶應治效彰彰如此於古所稱南陽潁川固無媿焉豈特駕夫省文書督賦稅者之上哉是寶應之民之幸也今年夏四月為公設弧之辰邑之士大夫謀所以為公壽而屬余為之序余喜寶應之得賢令以復其俗之美且以進於古故樂得而稱道之所以明著公之治為寶應之所未有以志寶應之幸至於祝頌之辭稱願之語邑之人奉觴上壽必

有能道之者此不復著也

寶應張邑侯壽序

宛平張公治寶應之七年政平事舉時和歲豐教化隆洽
 耆艾歌詠歲四月十有四日為公嶽降之辰邑人士將奉
 觴於公而請余為文以為之侑余嘗考周官鄉遂之設有
 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而統之以鄉大夫其秩則鄉有
 縣正鄙師鄣長里宰鄰長而統之以遂大夫其秩則中大
 夫以今準之則鄉大夫遂大夫即州縣之任州長縣正以
 下乃其所自辟置而杜君鄉馬端臨之敘職官以鄉遂大
 夫為鄉里之職而別出縣正以當縣令蓋其誤也夫五家
 為比五家為鄰累而上之以至於鄉遂萬二千五百家耳
 厘比今一小縣而其秩則鄉則中大夫其重之也如是嘗

推求其故而知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之所以莫及者蓋在
 於此矣天下之治始於細微而後放之以至於盡銖銖而
 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失而為治者不然必
 較計於銖銖寸寸之間為夫石稱丈量則銖銖寸寸之終
 不可以得其平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
 厥功古先王之所以責夫鄉遂者詳矣師旅田獵學校選
 舉賦稅獄訟一切以委之而或有所牽制撓亂則無以布
 其手足運其精神而傾搖弛懈於纖悉委曲必不得以盡
 而民不被其澤故重其秩略與六卿等所以絕牽制去撓
 亂而凡民數之登耗多寡民情之欣戚憂喜與夫賢愚淑
 慝剛柔強弱皆得以簡覈稽考從容措置而撫育之教誨
 之以馭之於治此三代之所以盛也漢之制令秩千石至

六百石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其意猶存故多以循良稱者自是以後轉以輕矣觀察採訪轉運提刑諸使雜然並出而法令愈密操縱取舍出入輕重皆不得以自行其意南豐曾舍人嘗反復歎息於縣之難為謂其過之易求勢之易撓而民亦得以與其擾此自漢以來千百年而循良之吏希濶而不數見也雖然制異矣法密矣而要其與民最親且近而可以考其多寡登耗之數欣戚憂喜之情與夫賢愚淑慝剛柔強弱之分其惠易施其教易行者莫令若也朱子曰為監司不若為郡為郡不若為令而伊川程子亦言令所不得為唯制民之產耳他固多有可為者則亦視其所以自待與所以治民者何如而不得盡以法制為解也今公之於寶應也一以古之道治之課農桑省繇

役脩理隄防道達溝洫其為民興利除害不啻若嗜慾而又新學宮脩邑諸先賢祠以廣厲人材振興治化皆法令之所不及而獨鯁鯁為之寶應自丙子後黃淮為患仍歲災祲公勞心焦慮日夕拊循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民賴以安或有所侵暴必與為枝拄不肯稍有瞻徇大槩抑豪縱惠窮下而平心持正亦未嘗一以操切厲聲威也其折獄聽訟剖決如神吏莫敢上下其手而竒衰恣睢者亦皆憚伏不敢以有所倖至於簿書煩猥符牒趣迫公悠然處之略不以為撓邑之人自市井閭巷以至村野窮僻莫不欣欣然如遊太和之域而無有辛苦愁嘆之聲也三代邈矣以公之治與兩漢所稱循良之吏若魯仇陳之屬相提而論則未知其孰先孰後於是知古今之不甚相遠而古道

之果可以治也 今天子布德流惠涵濡休養於親民之任尤所留意公之治績亦既彰聞矣昔卓茂以密令為太傅周榮以郾令為尚書蕭育以茂陵令為司隸校尉相傳以為盛事而今亦有以庶僚驟陟大吏者於公其復見之乎此余之所以為公賀也夫古之禮有上壽有獻壽而於誕辰之日以文稱壽則起於近世然聞之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古之人士所以壽其上者歲歲為之未有以異也而且著之詩歌以示後世則今之於誕辰以文稱壽獨於令為宜蓋合於詩人之義矣余故因邑人士之請備述公治行之詳進於公以為祝而并及夫古今之異以見公之為治實超越夫尋常而非徒蔓衍侈溢之辭也世之君子而聞余言其亦必有慨

然而興起者矣

寶應劉邑侯壽序 代

庚寅秋七月吏部集選人銓注州縣而吾邑得三韓劉公余居京師數與公相見公為言先世以清白承家歷任以來常懼不稱謹謹自守不敢有毫髮蹉跌今蒞茲邑余益兢惕誓不私一錢以負先世之訓又具詢吏習民俗閭里利病得失余望其貌聆其論議慈祥愷悌君子也而其材則有過人者乃欣然以喜慶吾邑之將蒙其休澤也還書為邑士大夫道之既而邑士大夫以書來言公潔廉之操慈惠之政一如古循吏而明通敏達之材強毅果敢之力尤為卓絕蓋吾邑承煩苛之後庶務弗理公安靜無為與民休息而條章品式周詳精密吏莫敢措手其間一月以

來熙熙然如登太和之域矣耄艾歌詠聲譽洋溢不啻穎川南陽之盛也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為公設弧之辰邑士大夫因屬予為千秋之祝以颺其盛余固素知公者曷敢以辭按漢志縣令長秦官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大率縣皆方百里準之於古邾莒滕薛之比也唐宋有京畿上中下之差至明而一齊其品要其地則仍秦漢之舊矣夫自諸侯變而為州縣設官分職固已大異而其實則有不異者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凡上之所以治於下下之所以望於上皆在養之而已至其所以養之者不可以盡詳而書又曰在知人在安民先儒推其說以為能知人而後可以安民不知人而能安民者斷斷乎未之有則夫治國家治州縣之道大抵不外於此矣竊嘗論之

國家自卿大夫以及百執事賢愚愿險其類不一精擇而明辨之皆有可備任使而至於宦寺則求其可任使者千百之中無一二也州縣自薦紳茂才以及齊民賢愚愿險其類不一精擇而明辨之皆有可藉訪咨而至於胥吏則求其可訪咨者千百之中無一二也然而門戶掃除之役簿書錢穀之司有不能以去者於是待之不得不嚴防之不得不峻而其地近其情熟其機深其術巧趨承奔走與俱上下微而嘗之隙而合之而所謂任使訪咨者或有所假託緣借於是浸淫蠹蝕日以益敝令有所不行情有所不達雖有廉潔之操慈惠之政而民不被其澤矣國家之所以不治州縣之所以不理其不以此也歟漢以郎官出宰百里唐宋以丞簿尉遷補猶有能其官者 國家承前

代之制除授縣令多從初試夫士習章句之業簿書錢穀皆非所習而起田畝中衣食所需不無資藉於是吏得以中之操縱取舍唯其所為而邪正混淆黑白貿亂忠言至計不能以入而官與民卒俱受其弊故吏胥之害幾與宦寺等知人者蓋以是為難而其他賢愚慮險則固不難於精擇而明辨也今公有潔廉之操有慈惠之政制治之原固已得其大者而又兩宰州縣於吏事無不諳悉狐鼠之徒咸畏憚懾伏不敢以動其明通敏達之才強毅果敢之力足以堅其操而行其政推是以往荒陬僻壤之中蔀屋窮簷之下匹夫匹婦其皆蒙被恩澤而無不得其所之嘆矣寶應小邑號稱易治數年之間困弊已甚得公如慈父母焉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在詩人亦僅以為祝頌之

辭而在吾邑之人獨真有斯願也夫吏治之所繫甚重而天下人材不可以易得如公之為其於一邑固不勞而理異日陟臺省列岳牧登公輔繼先世之後為國家老成耆壽之臣以其治一邑者施之天下知人安民之效於國家見之此又余之所大願而非徒區區為一邑祝也已是為序

寶應劉邑侯壽序

寶應邑侯劉公以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為五十之誕辰學博吳君劉君率其弟子員稱觴以壽而屬余為序以致頌禱之意余夙仰公之名德迨公蒞任以來余以病家居不克趨謁左右而治行之詳則且聞之熟矣其敢以不文辭竊惟國家之制設守令以治民其下丞簿尉佐之而於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五
士子則別設教導之官然令於邑無所不統固非有分職也士之賢否貞邪皆得以督察而簡稽之又有季試以程其學業之進退邑有大政令大繇役令輒至學宮廣詢於衆士亦得引是非辨曲直抗論於廷則令之於士非漠然無所與者矣夫士者民之倡也教化之行必先及於士而後推之於民羅仲素云教化者朝廷之大務廉恥者士人之大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而後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一邑之治亦猶此也獄訟農桑之政士不得以一有與於其間而至於扶樹教化整齊風俗則固有表率勸厲之責焉苟無以先之蚩蚩之氓將驚然而不能以盡聽矣後世學校之政不脩士多奔趨流蕩誼競勃戾不復自愛重而令亦因鄙夷之槩以為

是皆足以撓吾治而蠹吾政即有慈惠之長溫良之吏勤勤於治民而已而於待士之道亦缺焉不講士亦愈以恣縱無所檢飭於是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此兩漢循良之治曠千載而不一遇也今公之蒞吾邑也寬厚簡靜休息無為諄諄以平爭訟止鬪鬪為訓興利除害順民所欲當苛撓之後而與之更始煦嫗覆育忻忻然如登衽席之上矣而其於士也扶持誘掖鑄磨鎔鑄慨然欲進於賢人君子之列而與之安驅徐行於中正仁義之塗表率勸厲其將有賴於此非特不鄙夷之而已也公至未匝月而慕誼歸德人思自奮謳歌歎詠徧於四野公之所以得此於吾邑也豈偶然哉抑余又聞朱子之論取士也曰好士而取之言語文字之聞則道學德行之士退矣求士而取之投書

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遠矣待士而雜之卑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者有長揖而去耳古之君子興學舉賢非以崇獎聲譽弘長風流蓋亦將引以自輔故必有所別擇於其間而今之士習時文糜爛之業以取科第獵名聲其能通曉古今少知治體者且十不得一焉以朱子之論繩之則未知其誰可者雖然天下未嘗無士也摧抑銷磨不復能自振拔父兄之所漸染師友之所傳習浸以為固然而不之怪有以淬厲而興起之則道學德行自重有恥慷慨志節之士豈遂無人也哉此公所為勤勤懇懇於邑之士而余固有以信夫教化之將成也昔吳公為河南守舉治平第一吏不載其治迹而獨傳其薦賈誼一事誼一代儒者漢廷莫及而吳公獨能知之此古大臣之義其為治必有非文翁召父之所能及者公之治民也卓然可以繼文翁召父之遺烈而廣厲學宮鼓舞變化必有如謹者出焉則公之功名流千萬歲不特繼前代循吏之後而已也遂書以為公壽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五終

子壻初永清劉次呂校字
後學朱喬學周

